

STEPHEN

[英] 斯蒂芬·莱勒 著 叶勤 译 群众出版社

LEATHER

《阴沟老鼠》和《中国人》的当红作家

The tyre of the Boeing 737 hit into the window like dynamite and sending spurts of dust into the air. Towards the terminal building shimmered in the midday heat. In the First Class passengers began to unbuckle their seat belts. The plane had come to a halt. A dark-haired stewardess left her seat and went over to the occupant of seat 31. She leaned down and gave him her professional smile. "Mr Ahmed?" she repeated. He looked up and she saw a typical First Class passenger: middle-aged, overweight and seemingly bored with the whole of flying. He'd scarcely touched the inflight meal. He'd rejected the complimentary headset with an impatient wave of his hand. He'd spent most of the three-hour flight with his nose buri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r Ahmed, the pilot has requested that you remain behind while the other passengers deplane," she said.

The passenger didn't seem in the least bit surprised. "What about the people I'm travelling with?" he asked. The woman next to him was down on the ground as his wife and, like the man, was travelling on a diplomatic passport. A grey-haired older woman, apparently his mother, was sitting behind h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bin were his two young

致命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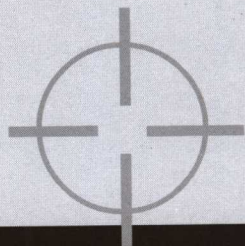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系列

THE LONG SHOT

STEPHEN LEATHER

[英] 斯蒂芬·莱勒 著 叶勤 译

群众出版社



致命一击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系列

THE LONG SHO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一击/[英] 莱勒著; 叶勤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系列)

ISBN 7-5014-3333-X

I. 远… II. ①莱…②叶…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8555 号

致命一击

著 者: [英] 斯蒂芬·莱勒

译 者: 叶 勤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333-X/1·139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波音 737 的轮胎在跑道上着陆，像濒死的猪一样发出刺耳的啸声，并在空中扬起一片灰尘。飞机朝着在正午的炎热中闪闪发光的候机楼滑行。在头等舱，乘客们开始解开他们的安全带，飞机停了下来。一位黑头发的空姐离开她的坐位，走向 3B 坐位上的乘客。她弯下腰，向他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阿迈德先生？”她说。那个男人仿佛没有听见，继续阅读。“阿迈德先生？”她重复了一遍。他抬头看着她，点了点头。他是一个典型的头等舱乘客：人过中年，身体超重，看上去厌倦了飞行。他几乎没去碰飞机上供应的食物，并且不耐烦地挥手拒绝了免费赠送的耳机。他在三小时航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埋头于《华尔街》杂志。“阿迈德先生，领航员要求当其余乘客下飞机时，请你留在后面。”她说。

这位乘客看上去对这一要求没有丝毫惊讶。“和我一起旅行的人呢？”他问。他旁边的一位妇女正要下飞机，旅客名单显示她是他的妻子，她和男人一样持也门护照旅行。一位灰发的年长妇女——显然是他的母亲——坐在他后面，在机舱的另一边是他的两个年轻的孩子。他们都持有也门外交护照。

“抱歉，先生，他们也得留在后面。”

这位乘客点点头。“我理解，”他平静地说，“当我向我母亲解释时，你可以告诉我的孩子们吗？”

空姐走过去向少年们解释，而阿迈德则转过身去同老妇人说话。厄尔巴·玛丽亚·桑切斯已经习惯了在班机上等待，让移民局官员就是否应该允许她儿子进入他们的国家这一问题去征求意见。这一家子已经被中东的大部分国家拒绝入境，而先前几个安全港，包括东德和匈牙利，在他们冲上去拥抱资本主义时用一帮老兵挡住了他们。即便是苏丹也出卖了他们。

这几位乘客拖着脚步在飞机上走来走去。在阿迈德等待之时，空姐问他是否要来杯饮料，但他拒绝了。他捡起一本《新闻周刊》，无所事事地浏览着它。“事情总是这样，”他妻子不快地说，“他们将会为自己感到羞耻，这些人，他们没有忠诚。毕竟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事。”

“耐心点，玛格达勒娜。”男人说，他的双眼盯着杂志。

“耐心！哈！我在的黎波里耐心，我在大马士革耐心，事实上我在中东的每一个机场都是耐心的。面对事实，伊里奇，再没有人想要我们了。我们成了一个麻烦。”

“嘘，”他平静地说，“你会让孩子们心烦意乱的。”

她看上去像是要争论，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一个穿着黑色套服的小个子男人就出现在入口处。他提着一个闪亮的黑色公文包，走近阿迈德时，他神经质地捋着自己的胡须。他自我介绍说叫卡塔米，就这么一个名字，他也没有告诉这几位乘客他代表的是谁。没有必要。他建议他们回到商务舱，在那儿他们能够享有一些隐私，并让阿迈德沿着通道跟他走。阿迈德的孩子们焦虑地抬头看着他，而他朝他们眨眨眼，让他们宽心。卡塔米站在一边让阿迈德过去，然后他拂袖放下蓝色的门帘。阿迈德坐在一个靠通道的座位上，卡塔米则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把公文包平放在膝盖上。卡塔米似乎心神不宁，汗珠从他的鹰鼻两侧滴落。

“请出示你的护照。”他说，一边伸出他的手。

阿迈德从阿曼尼夹克的内口袋里掏出护照，递了过去。卡塔米浏览着护照的页面，页面上有着过多的签证和入境印戳。他看了看护照前面的名字：纳奇·阿卜贝克·阿迈德。照片上也确实是坐在他面前的男人：一道后缩的发际线，多肉的嘴唇上有一道浓密的胡须，下颌垂肉暗示这个男人曾过着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在豪华餐馆里度过了太多的时间。“你是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

乘客点点头。

“与你一起旅行的妇女是玛格达勒娜·柯普？”

又是一次草率地点头。

“桑切斯先生，我被要求向你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的政府才能决定是否允许你的庇护请求。”桑切斯没有说话。卡塔米能够看到他自己在桑切斯眼镜的暗色镜片上的倒影。这给他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擦了擦前额。“你曾在大马士革生活过一段时间，是吗？”

“是的。”桑切斯说。

“你从那个地方去了哪儿？”

“去了利比亚。”

“利比亚人不允许你呆在他们的国家？”

“你的消息很灵通。”桑切斯说。

“于是你从利比亚回到了大马士革？”

“那是离开那个国家的第一班飞机，是的。”

卡塔米点点头，又一次擦了擦前额，然后把手帕用力塞进上衣兜。“你的资产在哪儿？”

“资产？我不明白。”

“你有钱吗？”

桑切斯笑了。“是的，我有钱。我的工作有很好的报酬。”

“钱在哪儿？”

“大部分在瑞士。在我的外交行李里也有一百万美元。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成为一个负担。”

卡塔米神经质地笑了笑。“好，好。这很好。”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公文包，意识到自己把它抓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他的指甲刺进了皮革。他挪开手，桑切斯看到原先搁手的地方留下两个湿掌印。“我的政府特别关心你的过去，桑切斯先生。你的……我该怎么称呼它们……英雄业绩……有许多档案证明，而且吸引了许多注意。他们想知道你是否已经放弃了作为恐怖分子的过去。”

桑切斯叹了一口气。“我只是在寻找一个地方能够让我和我的家人安全地生活。我的过去是我的过去。”

卡塔米点点头，仍然低垂双眼，以免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倒影。“那么你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恐怖分子了？”

“说得对。”桑切斯说。

“哈，”卡塔米说，“真是遗憾。巨大的遗憾。”他抬起头，在他的眼里有一种鹰似的神情。“将来我们很可能会需要某个具有你这种才能的人。”

“我明白了。”桑切斯说。他摘下眼镜，露出棕色的眼睛，它们令人惊讶地柔和与愉快。“对此，我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无论谁为我提供庇护，他都有权要求我为他们履行某种服务。”

卡塔米咧嘴一笑，然后点点头。他曾预料与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的协商要困难得多。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名叫豺狼卡洛斯的男人，但事实证明他不可思议地容易对付。

吉姆·米切尔通过他那架塞斯纳 172 的驾驶舱扫视着湛蓝的天空。这是一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有几缕羽毛般的云朵，但它们高高在上，比这架单发动机的塞斯纳飞机有望飞到的高度要高得多。在西北方向，

大约八英里远，他看到了几乎与塞斯纳飞机的鼻子相垂直的跑道。飞机完美地保持平稳，几乎没有湍流，因此，他只需要在轮子上施加最低限度的压力以维持航向。他把头转向右方，捕捉到他妻子的视线。她微笑着向他眨眨眼，他也报以一笑。“桑德拉，你想给他们打电话吗？”

“当然。”她说。她把无线电转向控制塔。米切尔看着她与空中交通管制员联系，报告他们的位置并告之他们已经准备着陆。她申请了跑道导航，通过耳机，米切尔听到管制员告诉她风正以六级的速度扫过跑道。十分完美。吉姆·米切尔四十五岁，比他的妻子大十五岁，他从未厌倦她。她微笑地对着麦克风说话，并挥手示意他盯着飞机外面。他朝下瞥了一眼夹在他腿上的组合图。他们降落的时候要穿越一片军事行动区，在图表上用绛红色的边界标志出来。军事区内允许飞行，但这仍然让他感到轻微的紧张。他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按区扫描天空，寻找军用飞机。

他感到一只小手搁在他的肩上。“爸爸，爸爸，转过来。”

米切尔扭过身去，看到他的儿子杰米举着他们的便携式摄像机。红灯显示杰米正在拍摄。米切尔咧嘴一笑，对着儿子翘起了大拇指。“吉姆·米切尔，无畏的领航员。”他放声大笑，杰米则咯咯笑着。男孩把镜头摇向右方。“妈妈。”他说，桑德拉扭头看过来。

“别把录像带都用光了，”她温和地斥责道，“留着它，直到我们离维加斯更近一些。”

“哦，妈妈，别说那样的废话，它已经被录过了。”杰米呻吟着说。他关掉了摄像机。“现在我将不得不把它倒回去。”他用那种只有孩子才有的方式叹口气并噘着嘴。“我打赌斯科西斯从来就没有这种麻烦。”他说。

桑德拉向后探身揉揉他的头发。他猛地一扭身，拒绝被安抚。他八岁了，正处于“别碰我”的阶段，桑德拉带着后悔的刺痛意识到这一点。

“我看到风向框了。”桑德拉说，米切尔眯起眼睛，寻找着橘红色的风向袋，它会给他一个关于地面风向的准确指示。他看不到它。他妻子的视力比米切爾的要好得多，如果没有矫正镜片，他将不再被允许飞行。另一个老年的征兆悄悄地降临到他身上，他悲哀地想。米切尔减小马力，把塞斯纳飞机下降到一千英尺的高度上，进入单跑道上的起落航线。他们是这地区惟一的飞机，所以很快就着陆了，朝着一个加油站滑行。

杰米拍下飞行补充燃料的过程，然后溜达到一架自动售货机前买了一罐饮料。米切尔把手放在臀上，眺望着头顶的天空。

杰米带着可乐回来了。他从塞斯纳飞机里把摄像机取出来。“好吧，我想拍一个你们俩一起站在飞机前面的镜头。”他把他希望父母站立的位置指给他们看。

“我们的孩子，电影导演。”米切尔说。

“他没有追随他父亲的足迹，对于房地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桑德拉说，微笑着表明她正在开玩笑。房地产给了他们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即使米切尔不得不承认它并非最令人激动的职业，而且在宴会上人们往往避开他。她紧挨他站着，而他搂着她的腰。米切尔高高扬起头，在摄像机前隐藏起他那越来越秃的头皮和双下巴，并且深吸一口气。

杰米把镜头从加油泵那边横摇过来，直到他父母位于取景器的中心。他们挥手笑着。他关上摄像机，爬进塞斯纳飞机的后座，而他的父亲绕着飞机走了一圈，检查了燃料箱。桑德拉告诉她儿子穿上一件套头毛衣。凤凰城的天气反常地温暖，但天气预报说会刮寒冷的北风。

米切尔很快就驾着这架小飞机飞上天空。他向西前进，他的甚高频全向信标转向位于哈瓦苏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针状信标，他计划从那儿飞到维加斯。有一次他曾飞越93号公路，那儿用于航空的路标很少，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他的甚高频全向信标。他本来宁可在稍微高一些

的海拔上飞行，但杰米坚持他们要慢慢地飞，以便他能够看风景，哪怕那只是些沙子、岩石和多刺的仙人掌，后者就像正在接受检阅的卫兵。

“嗨，爸爸，那下面是什么？”杰米指着左下方。

米切尔转头去看他儿子所指之处，但他看不到任何东西。“那是什么，杰米？”他问。

“那下面有个人。沙漠里的汽车，和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能看一下吗？”

米切尔从他的太阳镜后面眯起眼睛看着。暗色的镜片是根据眼科医生开的验光单配的，但后来他发现它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矫正他的远视了。他检查了燃料表，看到他还剩下很多燃料。用了甚高频全向信标就不可能迷路，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度假。“我猜可以，儿子。”他说，然后驾着塞斯纳飞机慢慢地掉头下降。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桑德拉通过他的耳机问道。

“我们有许多时间，”米切尔说，“而且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目视飞行规则的飞行计划，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玩一玩。”

“那儿！”杰米喊道，“我想他们在拍电影。”他打开他的摄像机，开始朝舷窗外拍摄。

“那是什么？”桑德拉问。她坐在飞机的右手边，她丈夫挡住了她的视野。

“我看不见。”米切尔说，一边驾着塞斯纳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于是地面在他下面旋转起来。他把飞机降到两千英尺，高度计的指针一下就摆了过去。

“那下面有两座塔楼，就是他们用来把摄像机架在上面的那一种，”杰米激动地说，“我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我打赌他们在拍电影。这可真酷。我想知道导演是谁。”

米切尔向座舱外凝视。在遥远的下方他能看到一座木头和金属的建筑物，大约五十英尺高。它看上去像脚手架，而他能够辨认出在它的顶

部有一个人影。链子或绳子把这个建筑物固定在地面上。在大约半英里之外，一群男人在地上站成一条线。米切尔皱起眉头。这些站立的人影太安静了，而且他们拿着武器的方式有些笨拙。他们不是仙人掌，但他们也不是人类。他稳住飞机，把那些人影指给他妻子看。

“他们看上去像机器人。”她说。

“或是人形靶。”他赞同地说。

“那边有些真人，看到了吗？”她指着站在数百英尺之外的另一群人影。

“我看到他们了。”米切尔说。

“让我们降得再低一些，爸爸，”杰米说，他仍然在拍摄。“可能是个著名导演。”

“那可能不是个好主意，杰米，”他母亲在她的座位上扭过身来说道，“他们可能不希望一架飞机在头顶上嗡嗡响。”

“只是掠过去，妈妈，”杰米恳求道，“求你了。”

“吉姆，你怎么认为？”她问她丈夫。

“迅速地看一眼没什么坏处，”米切尔说，“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有点儿好奇。他们离任何地方都有几英里。”

“那么，似乎你们的票数压倒我了。”

米切尔一边下降到离地面五百英尺的高度上稳住，一边慢慢地兜着圈子，离那两座塔楼有数英里远。杰米把摄像机瞄准下面的沙漠。他们绕着一个孤立的小山丘飞行，这个小山丘威风凛凛地从地面升起，仿佛是从地下被推出来的。杰米把取景器从他的脸上移开，凝视着巨石累累的岩层。“在山顶上有个人，”他说。他将摄像机移回眼前，把镜头推近到山丘上。“他躺下来了……我想他有一支枪，爸爸。”

“你确定吗？”

塞斯纳飞机已经飞过小山丘，杰米再也看不到那个人了。“我不知道，我想是的。”

“显然，不可能有猎人老远跑到这儿来。”桑德拉说，她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焦虑。

“除了蜥蜴没有东西可射击。”米切尔说，“好，杰米，睁大你的眼睛，我们只打算再做一次。如果你看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就大声叫喊，好吗？”他减小动力，降低塞斯纳飞机的飞行速度，直到他们以八十节的速度飞行。杰米的镜头横摇过下面的区域，推近地面上的三个人，然后横移到两座塔楼上。桑德拉把手搭在眼睛上，向下凝视。

“杰米，你能看到塔楼上的那个男人在干什么吗？”她说，“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摄像机，对吗？”

杰米把他的摄像机聚焦在离小飞机最近的一座塔楼上。它大约有半英里远，似乎由金属脚手架和板材构成。“不，妈妈，”他说，“那是枪。”

“枪？”

“是的，就像那个已经回到山上的家伙一样。”

桑德拉转向她丈夫。“吉姆，我不喜欢这个，让我们走吧。”

“你认为我们也许应该报告这件事？”米切尔问。

“我不知道，我只认为我们该走了。我对这件事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好，亲爱的，没问题。”米切尔开足马力，把控制轮往回扳，小飞机直冲蓝天。他看着甚高频全向信标，发现他正位于原先路线的左边，于是他驾着塞斯纳飞机一边上升一边向右方倾斜前进。那些沙漠灌木似乎在他下面滑行。

桑德拉坐回座位，她很高兴离开了那些带枪的男人们。她闭上眼睛，用手背揉揉眼。她听到玻璃碎裂的噼啪声，某种湿漉漉的东西溅上她的面颊，她跳了起来。塞斯纳飞机的机首直插下去，她的心也直往下坠。她扭头看她的丈夫，他瘫倒在座位上，他的脑袋搁在舷窗上。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或是中风，但接着她就看到他的脸上

有血，她尖叫起来。他的血溅了她一身，还有一些粉红色的组织和骨头碎片，看上去就像白色的木头刨花。她尖叫着推他的肩膀，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摇晃把他叫醒。他的脑袋向前耷拉着，她看到他的头盖骨顶端被打开了花。他的脚敲打着地板，但她从伤口的尺寸上能看出他已经死了，踢的动作只是一种神经反应。有些东西从她的脸上落下，她抬起头来，看到浓稠的血滴从飞机顶上滴落下来。她张大嘴，再次尖叫起来，鲜血在她的双唇间流淌，使她作呕。在她身后，杰米正为他的父亲而尖叫。

桑德拉的双手扫过面庞，感觉到鲜血涂抹在她的皮肤上。从座舱望出去，除了沙漠什么也看不到，她浑身一颤，意识到飞机还在俯冲。她伸手去够控制轮，把它往回扳，飞机的机首拉了起来，她感到自己的胃在剧烈地搅拌。她喘不过气来，她的胳膊在颤抖。她看向飞机状态指示仪，但她丈夫的尸体遮住了它，之后他的整具尸体突然从仪表上荡开，仿佛他只是在打瞌睡，但她意识到是减速使他往后荡。她手中的震动增强，她强迫自己的眼睛盯着仪表而非她那死去的丈夫。飞机平稳下来，她决定加速离开下面那些枪手，而不必浪费时间去试图爬升。在她身后响起了响亮的爆裂声，然后又是一声，她朝杰米大吼，让他横躺在后座上。方向舵脚蹬突然失去了阻力，仿佛钢缆被切断了，塞斯纳飞机开始随着风向往右滑翔。更多的子弹击中飞机后方，她感到控制轮在手中弹跳。“哦上帝，燃料。”她说，想起位于她脑袋上方的机翼中的燃料箱。她开始把控制轮转来转去，驾着飞机在空中急兜圈子。米切尔的尸体被安全带系在座位上，滑稽地摇摆着。他的血滴得到处都是，不过令人感激的是，他的脚已经停止了敲打脚蹬。

杰米遵从她的指示，横躺在后座上，双手掩面啜泣着。

“没事了，亲爱的，马上就没事了。”桑德拉说，不过她那颤抖的声音没有说服力。她的脑子高速运转，却想不出什么应急措施。她闭上眼睛一小会儿，试图想像无线电发射机的密码。七七零零。她从控制轮上

举起左手，摸索着无线电发射机上的拨号盘，把它拨到那四个数字上，它们会在可及范围内的所有雷达设备上发出警铃。控制轮在她手中猛地一扭，然后向前打，同时飞机再次开始俯冲。发动机开始噼啪作响，整架飞机猛地一晃，像匹脱缰的牡马一样直立起来。她键入无线电的应急频率 121.50 兆赫，她的双手在震颤。控制轮开始颤抖，使她的肩膀也摇晃起来。

“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儿子尖声问。

“没事了，亲爱的。呆在那儿。”发动机噼噼作响，螺旋桨的叶片慢了下来，变得像一张灰色的光碟那般清晰可见。黑烟从发动机罩的左侧涌出。根据高度计看来，他们的高度稍高于海拔一千英尺，而垂直速度计显示他们正以每分钟五百英尺的速度下坠。她在无线电麦克风上咔嗒咔嗒地敲着。“救命，救命，”她说，“这是五九四，位置不明，即将坠毁。”她想不起来在这样一次事故呼叫中她应该发出其他什么信息。

耳机噼啪作响，但没有回答。高度计的指针飞旋着，他们可能太低了，没人能够接收到他们的信号。“救命，救命！”她重复道，然后把她的拇指从麦克风开关上拿开，全神贯注于应急措施。她艰难地把控制轮往后扳，试图拉起机首，但它突然松弛下来，她知道升降舵已经失控了。俯冲加剧了，空速指示仪超过了红线。飞机以其最大速度俯冲，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运动的感觉。桑德拉·米切尔变得十分超然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她仍然向后扳着控制轮，虽然她知道这毫无用处，但她还是想做些什么。她深吸一口气。“没事了，亲爱的，”她对她儿子喊道，“没事了。”

地面似乎并没有变得更近，直到最后一百英尺，然后它突然冲上来撞向她。

科尔·霍华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牌，撸下用来把它们束在一起的橡皮筋，他扫了一眼第一张，“谁是巴纳姆在世界大刀戏团里的伙伴？”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把纸牌翻过去。答案是 J.A. 贝利。霍华德叹了口气。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被称作英国人的葡萄酒？”霍华德微微一笑。“波尔多红葡萄酒。”他对自己说。他把纸牌翻过来，看到自己是正确的，他的笑容扩大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一阵汨汨声让他知道这是个内部电话。他拿起话筒，一边继续读着“琐事消遣”纸牌。“我是霍华德。”他说。

“早上好，科尔。你忙吗？”

是杰克·谢尔登，联邦调查局凤凰城办公室里科尔的顶头上司。“没什么要紧事，杰克。”霍华德说。

“如果你可以腾出一会儿，能不能上来看我？”

“没问题。现在行吗？”

“那太好了，科尔。谢谢。”

霍华德知道杰克·谢尔登总是像请求那样下命令，这种常用的方式往往微妙得足以引起混淆。这种礼貌的建议——请一位探员“什么时候上来看我”——是他所打过的最为紧急的电话，哪怕是他的办公室着了火。新到办公室的探员们不得被带到一边，接受关于谢尔登管理技巧的简要说明，以免他们把他的恭敬态度误解为懒惰和自满。霍华德一边等电梯，一边研究其中一张纸牌。“在相邻的两个八度音阶之间有几个音符？”霍华德皱起眉头，断定答案是十六，然后把卡片翻过来。“十五。”他读了出来。他对自己的错误并不感到恼怒，只是记下这个答案，然后继续第二个问题。

谢尔登的办公室和他本人一样整洁刻板，他的办公桌整齐有序，他的大学文凭和律师执照镶在同样的红木框中，在他身后的墙上挂成一排，窗户上的百叶帘直得像剃刀一样。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和一件清爽的白衬衫，这是他从不变化的制服。据传谢尔登有超过一打的外套，每一件的颜色与样式都一模一样，他严谨地轮换着穿。他看上去仿佛刚从一本服装目录中走出来，即使坐在办公桌后，他还是穿着夹克。

他的外表像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或许是一位参议员，有一头白发、温和的声音和多肉的下颌。霍华德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合起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请他坐下。“那么，科尔，你可爱的夫人近来如何？”

“很好，长官。挺好。”

“她的父母呢？”

“好极了。真的好极了。”

谢尔登点点头。“当你见到克莱顿先生时，替我问候他。”

“我会的，长官。”

客套话结束了。谢尔登递给霍华德一盒录像带，以及他刚才阅读的那份文件。“我希望你为我调查一下这个，科尔。它是一桩奇怪的案件，一桩三人谋杀案，但它不止这些。一家人飞行在金曼以南大约六十英里，然后他们的飞机被打了下来。通常我们不会介入这一类事件，但是他们被打下来之前看到的东西与我们有关。把那个放到录像机中，好吗？”

霍华德把录像带拿到办公室角落的录像机处，将它放进斜槽，按下“播放”键。他站在边上，手臂交叠在胸前。一个女人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由于如此接近镜头而有些扭曲，她正在笑，霍华德能够听到一个小男孩叫喊着：“继续，妈妈，做个鬼脸。”

“桑德拉·米切尔，一位三十岁的主妇。她的丈夫，吉姆，正在驾驶飞机。他们处在从凤凰城到拉斯维加斯的途中。”

摄像机颠簸地移开，于是飞行员的后脑勺进入画面。“爸爸，爸爸！”飞行员转过头来，向小男孩竖起大拇指。

“他们此刻的飞行高度大约是三千五百英尺，在文件中有一张地图，它会告诉你他们的位置。本市警方现在正对该地区进行一次搜索，但这会花上几天工夫。”

摄像机摇过驾驶舱的窗户，让他们看到远在下方的沙漠。桑德拉提高嗓门，压过发动机的噪音说道：“别用光了录像带。”一个闪烁表明摄

像机被关掉了，然后两个成年人出现在画面内，男人和女人自豪地站在他们的飞机前。是一辆小小的塞斯纳飞机，只有一个发动机。男人努力收腹，而他那年轻的妻子轻拍着他，仿佛在告诉他没这个必要。

画面闪烁了一下，然后窗外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无从知晓它被关掉了多长时间。一座砂岩小丘充满了屏幕。在山顶上躺着一个人影，他手里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支步枪。镜头前伸并聚焦于一个特写，这时摄像机摇晃了一下。然后摄像机转成俯角，对准远在下方的仙人掌和灌木丛，霍华德能够看出某种由金属脚手架和厚木板建成的塔楼。

“大约下午两点钟他们看到这个建筑，还有一座和它也很像，于是飞低些想就近看个清楚。”

男孩努力要把那座建筑保持在视野中，画面左右摇摆。塔楼顶上有个人，霍华德看到他握着一支步枪。飞机又一次降低飞行高度，从这个距离，霍华德能够辨认出一群人影。

小男孩摆弄起焦距调节，把镜头对准站在下方沙漠里的人影不停地前伸、后缩。但这并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效果，霍华德把视线移开了一会儿。

突然响起一个爆裂声，然后那女人开始尖叫。摄像机摇回头，霍华德能够看到驾驶舱前方到处是血，飞行员的头顶被轰开了花。“我的上帝。”霍华德低声说。

男孩开始尖叫，画面突然倾斜了，似乎摄像机已被扔到了一边，霍华德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座椅表面那鲜血四溅的材料。

“米切尔夫人也持有私人飞行执照，她接手操纵飞机。在第一枪之后的三十秒内，又有八枪击中飞机。”

当子弹击中要害时，霍华德听到了小小的爆炸声，然后他听到发动机噼啪作响，继而发出噗噗声。

“发动机大约在同时报废，我们认为飞机在那一刻位于海拔一千到五百英尺之间。”